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六

段玉裁學

康誥第十六　周書

惟三月哉生魄

僞武成哉生魄哉徐音載

釋文曰魄字又作鬼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

雒舊作洛非說詳禹貢名諱

四方民大和會

尚書大傳周傳曰書曰作新邑于東國洛當是本作雒四方民大和會無大字此今文尚書也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
誥治

釋文曰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按此本多周公二
字乃作迺者蓋天寶以前尚書本皆作迺天寶時始皆
改爲乃於此可證

鄭注洪代也按釋故云鴻代也古鴻洪通用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尚書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
按以迎訓孟者以下文云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
于郊也迎于郊（今本脫此四字）者問其所不知也大傳以迎諸
侯釋孟侯故鄭槩栝之曰孟迎也古音孟讀如芒迎讀

如卬此於曡韵求之今人聞孟可訓迎必駭而不信矣

古孟望同音通用如孟諸一曰望諸是也望有迎義

孟蓋望之假借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

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禮記大學篇康誥曰克明德

春秋成二年左傳申公巫臣語楚莊王曰周書曰明德

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

之之謂也按此槩栝引古之體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

用肇造我區夏皆栝於二語中隱六年莊十四年引商

書惡之易也僖三十三年引康誥父不慈數語昭二十年引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此例也

王制篇注書曰克明德愼罰

荀卿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玉裁按此引康誥也荀卿所引多一明字凡經傳言明明者皆謂明而又明也楊倞注引書多方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誤矣

尙書大傳周傳曰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玉裁按俊字當是本作明此必淺人所改大傳孫卿言明明皆今文尙書也禮記左氏皆同古文尙書者也

不敢侮鰥寡

春秋成八年左傳韓厥言於晉侯曰周書曰不敢侮鰥

寡所以明德也按明德蒙上文釋之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傳晉侯賞中行桓子亦賞士伯

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

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按明德書上文也造周下文用肇造我區

夏也

王伯厚藝文志考曰漢人引祗祗㫐㫐顯民　徐幹中

論法象篇云文王祗㫐造彼區夏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冒字下屬
爲句王氏鳳喈曰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讀如氾勝之
云土長冒橛之冒君奭篇亦有此五字
論衡初稟篇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文王玉裁按王之二字衍或云王當作叔
殪戎殷
春秋宣公六年左氏傳中行桓子曰周書曰殪戎殷
玉裁按康誥殪戎殷不必與中庸壹戎衣相牽佩觿說
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爲殪今鄭注無此語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
詩大雅刑于寡妻毛傳寡妻適妻也鄭箋寡妻寡有之

婁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

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烏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卿富國篇云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玉裁按荀卿引此證足國裕民之說宋版本乃身之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無之今尚書庭作命

王曰烏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鄭及僞孔皆訓瘝爲病攷釋故云鰥病也王氏鳳喈云後人以其訓病改鰥爲瘝名詰智藏瘝在同是也玉裁

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此用康
詁文也章懷太子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孔注曰恫痛
也矜病也矜音古頑反蓋唐初本尚作矜古書鰥字多
作矜可證瘝之爲俗字矣
或疑郭注引書已作瘝荅曰郭注瘝字恐是俗改本作
鰥也

敬哉天畏棐忱

爾雅釋故郭注引書天威棐忱文選幽通賦李注亦作
威按孔傳以可畏釋威經文本作威可見也
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實棐諶而相訓李善注云尚書曰

天威棐忱謂與忱古字通也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漢書武五子傳毋桐好逸玉裁按疑即康誥無康好逸

豫之異文葢今文尚書也史記桐作侗褚先生釋以馳

騁弋獵淫康

王莽傳毋隱尤毋將虛此必用今文尚書語

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晉語知伯國諫知襄子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說苑貴德篇智果諫智襄子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

春秋昭八年左氏傳子旗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古懋茂通用詳咎繇謨已

以大誥例之知今文尚書作熙

汝惟小子乃服惟宏

玉裁按左氏傳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此與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法正同皆檃栝之法造周即經文肇造我區夏也服宏大即經文乃服惟宏也下文王應保殷民小子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兩層鋪敘孔傳讀宏王爲句非是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大學篇康誥曰作新民

王曰烏呼

王符潛夫論作於戲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作烏呼凡今文尚書作於戲見匡謬正俗今本匡謬正俗古今字互譌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

緇衣篇康誥曰敬明乃罰

釋文曰眚本亦作省按潛夫論作省古省眚通用如王省惟歲史記宋世家作王眚

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

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當是惡字）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誤字）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當有可字）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王裁按非眚作匪省式作戒眚災作省哉辜作罪乃作亦蓋今文尚書也

王曰烏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

春秋僖二十三年左氏傳卜偃曰周書有之曰乃大明服

荀卿富國篇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案元刻及今本皆力作勑而作若而楊倞注云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則宋本作力作而是也與古文尙書異古音力勑同部而若雙聲

江氏叔澐曰觀左氏孫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篇康誥曰如保赤子

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

惟民其康乂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正義曰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荷校滅耳鄭元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玉裁按此條語意未明云臣從君坐之刑疑是蒙上文舉鄭周易注也或系之尚書鄭注云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此臣從君坐之證鄭尚書注是刖字經文刵當爲刖之誤呂刑刵劓劅剠說文引作刖劓黥亦當改刵爲刖竊謂此說文字誤耳不得據誤改經尙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鄭注周

禮孝經皆用之刖自有犯條不得以臣從君坐之制釋
刖也臣從君坐此必鄭氏說周易語今不得其詳矣不
當證以左氏也康誥呂刑皆有刵不得云古無刵刑
王曰外事女陳時臬司師玆殷罰有倫
尙書大傳周傳甫刑篇曰書又曰玆殷罰有倫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外事女
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孫卿子致士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
順事言先教也宥坐篇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
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王肅私定

家語始誅篇引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注曰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據注文則引經慎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順遜義同學記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說苑作曰順今文尚書五品不訓古文尚書作不遜遜其本字遜其假借字也孫卿王肅作即尚書作次者古音次同桼在第十二部如次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小篆坔字古文作垔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桼皆其證王肅依傍孫卿孫卿之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尚書合也

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荀卿子君子篇云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楊倞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孟子萬章篇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敃作閔者同部假借憝作譈者亦同部假借多凡民二字弗作不字

說文三篇攴部曰敃冒也從攴昏聲周書曰敃不畏死

集韻脫凡字 十篇心部曰憝怨也從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此皆用古文尚書也而有凡民二字與孟子合然則枚本古文尚書脫凡民二字與

此經弗憝孟子說文作不憝堯典弗嗣魏志作不嗣皐陶謨弗子禮記注作不子於此見尚書弗不字淆亂正之甚難也詳酒誥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春秋傳卅三年左氏傳曰季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也不
慈不祗不友不恭各用文王之法刑之不是罪子又罪
父刑弟復刑兄是不相及也

昭廿年左氏傳菀於阮切今本注疏及釋文唐石經皆誤作苑依羣經音辨訂正但集韵二十二元曰菀於袁切人姓則其所見本亦已作菀於元反矣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文王作罰刑
玆無赦言刑此不孝不慈之人無赦也刑不慈者不可
刑其父又刑其子刑不孝者不可刑其子又刑其父是
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按左氏興於章帝時章帝此詔
實用左氏也
鄭志曰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
內尚寬不知書禮孰錯未達旨趣荅曰族師之職周公
新制禮使民相共敕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
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
是錯也見族師疏大司寇疏
玉裁按此檃栝引古之體猶文王所以造周康叔所以
服弘大文法一例而漢詔鄭志皆以不相及之云系之

康誥則枉漢時曉然信經義如此竊謂古政正通用政
人者正人也正人得罪者正其得罪之人而罪之不自
我罪其本人而相及則民彝大泯亂是以行文王之法
刑此本人無赦而已所謂凡民自得罪也此古義也兩
得罪字正相應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風俗通義皇霸篇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潛
夫論述赦篇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又按不相及即左氏刑不濫之說尚書正義以骨肉之
親得相容隱釋之絕非經意
于我如於我乎館於我乎殯之於我政如是正文字之

正正其人之得罪金縢所云罪人斯得也

不率大戛

正義云戛猶楷也此得古訓故之意禹貢納秸卽楷字也而地理志作戛皐陶謨戛擊鳴球明堂位作揩擊皆其比例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說苑君道篇云書云書曰惟文王之敬忌

荀卿子君道篇曰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玉裁按此葢檃栝引之或所據不與壁中同也懌作擇古擇澤釋懌通用古無懌字多用上三字一人以擇擇卽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玉裁按例以洪範多方此殛亦當本作極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曰烏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

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俷德疑用今文尚

書康誥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

也

毋俷德徐廣曰俷一作菲玉裁按漢書作棐褚先生曰

已下索隱云俷本亦作肥今攷褚先生曰無俷德者勿

使上背德也則肥俷菲棐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

非違也从飛省下𧘂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爲上

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

爲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

音通用

此丕則蓋與無逸丕則有愆同孔傳訓則爲法非是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女瑕殄王曰嗚

呼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大學篇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春秋成公十六年左氏傳范文子曰周書曰惟命不于

常有德之謂

襄公二十三年左氏傳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書曰惟命不于常

女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

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民世享

誥版本作告此依唐石經及足利古本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六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七

段玉裁學

酒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若曰

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衞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元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鄭云所言者謂衞賈所或从近人刪所字非玉裁

按馬所云俗儒謂三家也古文尚書馬鄭王本及今文尚書三家本皆有成字僞孔本獨無蓋因馬季長說而刪之也然則僞孔本之或異於馬鄭王本者多不可信矣

玉裁又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

一飯三吐哺以待士尚書大傳荀卿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說苑作今王者恐或改之　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　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況顧命云翌日乙丑成王崩尤顯可證乎僞孔刪去成字大非馬君云後錄書者加之亦非也校本正用馬說而刪之以給世人僞若此本勝於衞賈馬鄭本其亦譎矣

又按馬於顧命注曰安民立政曰成成謚謂成爲死謚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公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

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左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葉俱系左傳誤皆其人見在呼謚爲史家誤筆玉裁按史記舉齊人成語不應有誤上文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下文又云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爲成子不應複贅如是疑亦生偁成子死用爲謚也論語書陳成子弑簡公恐亦非書謚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妹邦卽牧養之地葢以妹同䬴君之牧民猶之牧馬康叔所封商先王之畿內世所牧也

又按馬說謂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如茅蒐之爲韎

卯谷之爲昧谷徐仙民劉昌宗牧野皆音茂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譴告篇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

論衡語增篇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韓非子說林篇云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原本作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玉裁按此

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葢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

周禮萍氏謹酒注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疏曰有政之大臣有版本作在事之小臣彝常也不得常飲玉裁按古政正通用賈疏葢用鄭本鄭注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論衡語增篇世聞德將毋醉之言

惟曰我民迪小子

足利古本我民之上有化字此依孔傳增之也此等皆不可據金氏輔之榜臧氏在東鏞堂皆云山井鼎所舉宋本多善所舉古本多不可信是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爾雅釋言肇敏也郭注書曰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卽如是尙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方疑當作下玉裁按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佀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蓋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尙書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今本白虎通依今本論

語改賈爲沽則引證之怡昧矣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
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
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足利古本不作弗下亦不暇越怨不易民罔不盡傷心
不惟自息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竝同玉裁按弗與不
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春秋
經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何邵公曰弗者不
之深者也二字古音亦徑庭遠甚弗在第十五脂微部

不在第一之咍部而轉入於第三尤幽部絕不相假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韵猶弗字之不可入尤幽韵也集韵始誤認爲一字八勿不字下云分物切無也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不弗字皆以亞爲之夫亞字本卽說文左戾右戾兩字之合瓛用其形瓛謂兩弓相背弓非戊己之己也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矣有弗而無不則語言之輕重全不可攷矣曾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可盡信乎古文四聲韵說冄古孝經弗字也其譌正同至若古經轉寫既久不弗互譌不可究正姑皆仍舊𢿙其例於此以俟能者詳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侯甸任衞作國伯玉裁按男作任邦作國又多作字此今文尚書也其上下文卽今文尚書說也男作任說詳禹貢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湎沈於酒也从水面聲周書曰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

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

厥縱淫泆于非彝

泆唐石經本作佚既又去亻改氵說文曰泆又作[illegible]亦

作佚則皆可從也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

說文五篇血部曰衋傷痛也从血聿皕聲周書曰民罔

不衋傷心 尚書古文疏證曰說文罔作妄按閻氏所見譌本耳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

正義曰自酒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論衡語增篇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玆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唐石經及版本皆作於

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女劼毖殷獻臣

墜俗字也當是本作隊衛包改之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劼慎也从力吉聲或曰非力力也下力字疑本是刀字周書曰劼毖殷獻臣大徐本劼毖上有汝字讀若早此是轉寫字誤劼不得有單音

矦甸男衞矧大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詩小雅祈父箋書曰若𠷎圻父謂司馬也釋文曰𠷎此古疇字本或作壽按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音受玉裁按蓋尚書本作𠷎馬鄭釋以壽孔釋以疇谷詩正義依馬鄭作壽書正義依孔作疇𠷎之改爲疇蓋不始於衞包也

詩正義曰書曰若壽圻父今本壽作疇誤酒誥文也彼注云順

壽今本作疇誤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此陸所云馬鄭音受也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玉裁按定本依尚書孔傳爲之陸所云孔直畱反也圻父詩作祈父鄭箋祈畿圻同也按左傳叔孫豹賦圻父字作圻

薄韋農父

白氏六帖薄韋農父字作韋見宋刻白氏六帖卷二十一

羣經音辨曰韋違行也音回書薄韋農父玉裁按此當是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孔云迫迴萬民以迴釋之迴卽回之俗字也馬以違行釋之違行邪行也左氏

傳昭德塞違節大雅厥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曰徐音回書徐以孔讀韋爲回故音回也馬孔同讀回而馬訓回邪孔訓回爲違也漢隸謂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乃又改釋文讀音疑馬氏以行訓違矣〇集韻十五灰曰回古或作違韋亦本未改釋文也

農羣經音辨作農說文曰農亦古文農

若保宏父定辟矧女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女勿佚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出何書君奭過佚前人光王莽傳引書亦作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說文十二篇手部抲擒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獻

抲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或轉寫有誤抲
訓爲撝說文撝有二義裂也一曰手指撝也周書之抲
自當訓手指撝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
字皆㠯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抲獻合二字疊韵成文
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今文與古文異有
古四字今七字者見呂荆有古六字今四字者見洪範
又按大徐說文本無獻字小徐本疑有譌賸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惟工俗本誤作百工白明迄今官書皆不誤
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
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女典聽朕毖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傳云辯使也按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本俾作辯維誥平來來示予平一作辯平俾辯一聲之轉辯讀如偪皆訓使

古文尙書撰異卷十八

段玉裁學

梓材第十八　周書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鄭引古文尙書也

論衡效力篇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

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玉裁按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葢彊戕音同有宥音同啟闓音同爲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䜌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

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見永樂大典內漢官舊儀今有刻本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尚書大傳梓材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玉

裁按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葢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而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嫋婦人妊身廣韵作娠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嫋婦大徐本作至于嫋婦玉裁按說文葢存壁中故書原文自孔子國等讀嫋爲屬如讀玫爲好讀堋爲朋讀狟爲桓之比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也嫋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君葢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之誼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不知孔意以屬對敬以存恤對敬養以妾婦對寡弱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

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鮒之書其說亦必有本葢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𡟭爲屬𡟭聲蜀聲古音同在九矦一類故孔得知其假借

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於𡟭嫞崔葢見古文故書者嫞即寡也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

尚書大傳酒誥傳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酒誥無此語而句法與惟曰若稽田正一例

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斁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斁丹雘

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集韵十一模曰斁同都
切塗也周書斁丹雘去聲十一莫曰斁徒故切塗也賈
昌朝羣經音辨曰斁音徒書惟其斁塈茨又同路切丁
買皆據經典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有斁音徒塗也
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斁爲塗而正義猶存斁
字此如攸讐弗御克奔改御爲迓而御字猶存於正義
也陳鄂刪改古文尚書音義則又取斁音徒塗也又同
路反之文盡去之而莫知梓材古字矣近人昧於正義
所云二文皆言斁乃據說文雘下引敷丹雘改爲二文
皆言敷非也斁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斁讀當故反於義
亦作於梓皆睪聲字也

古文四聲韵十一模曰迠斁並籀韵塗字玉裁按斁者

斁之譌也

中論治學篇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中

論經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尚書同者未可據也

文選張華勵志詩李注引尚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

不畫一

說文五篇丹部曰雘善丹也从丹蒦聲周書曰惟其㪙

丹雘讀與靃同此从釋文所引今本說文作讀若隺非　玉裁按許君所引

不作斁而作㪙此古文尚書別本也㪙之訓閉也故鄭

君引尚書杜乃擭作㪙丹雘而言㪙亦涂之假借字也

或疑說文本作斁轉寫者更爲㪙不則許君所據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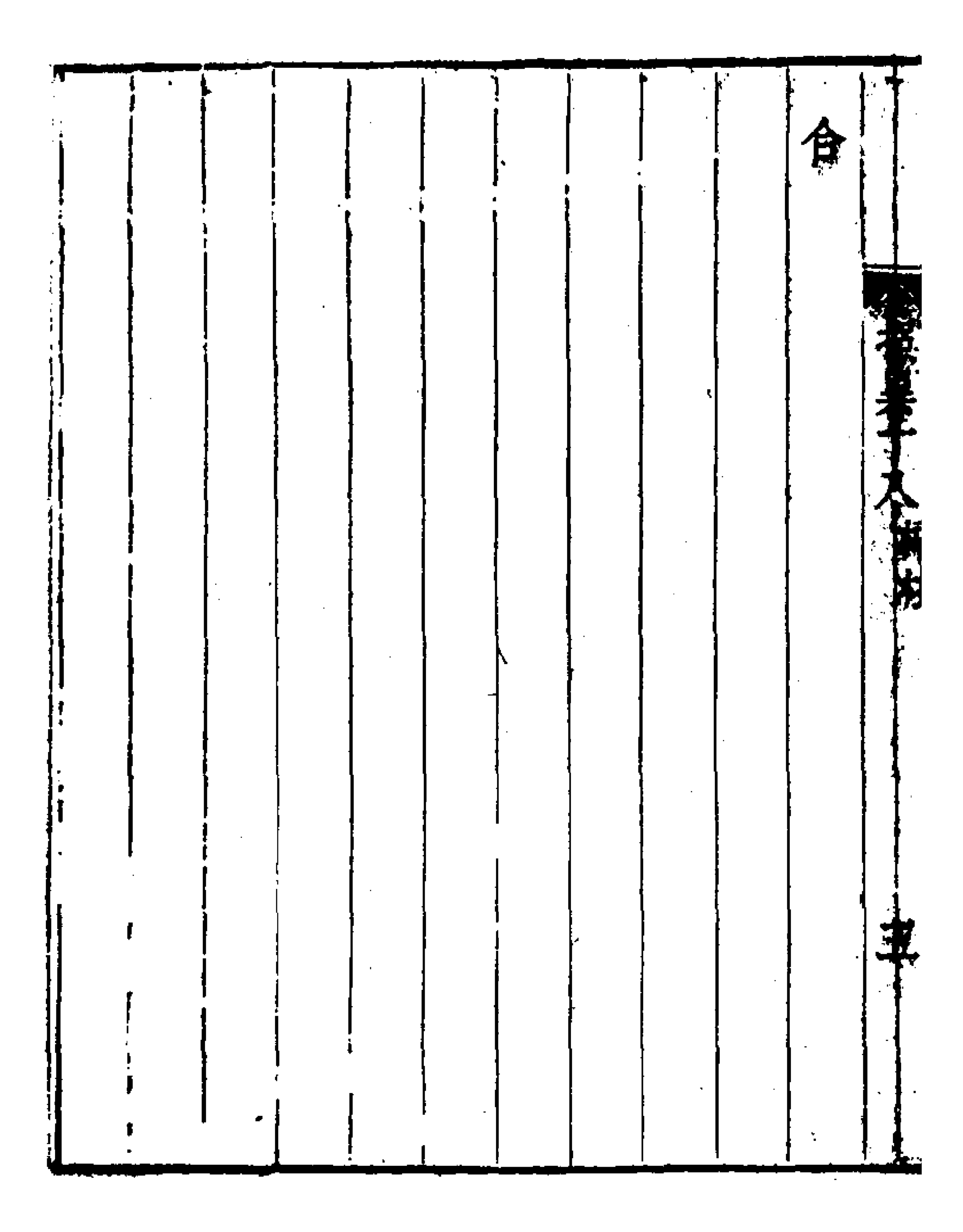
上文亦當爲斁塈
釋文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按古作梓字者
謂古文以杍爲梓也杍本是古文李字古文尚書則假
爲梓匠字馬本作杍葢故書如是作梓者以今字易之
也汗簡古文四聲韵皆云古尚書作杍近惠氏定宇采
尚書大傳改梓爲杍則非矣
又按正義云此古杍字今文作梓葢正義本作杍故云
杍此古梓字今字作梓也然則陸本作梓孔本作杍固
不同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釋文夾音協多方篇同玉裁按據匡謬正俗此音皆本

徐仙民也顏籀云訓近則音𠪨不得讀爲協玉裁謂顏
株守法言切韵三十怙之協則訓和三十一洽之𠪨則
訓逼近徐仙民倘略知古音故不若法言之分析過細
如訓迎之御音五所反直窺古音非顏所及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
天既付中國民
釋文曰付如字馬本作附玉裁按王伯厚蓺文志考引
皇天旣附中國民謂此也今文尚書天旣付命正厥德
史記作天旣附命葢古二字通用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釋文曰懌字又作斁下同玉裁按古字假借也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趙岐注孟子盡心篇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

衛康叔世家曰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玉裁按尙書大傳說伯禽康叔見商子觀橋梓而知父子之道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所謂示君子可法則也今文尙書家說如此不必盡與書誼



合

古文尙書撰異卷十九

段玉裁學

召誥第十九　周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

先周公相宅

大衞包改作太今更正

尙書大傳周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按

洛惟太當作雒維大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釋文朏徐又芳憤反按集韵遺此音

說文五篇月部曰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按此會意也

漢書律厤志曰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此字本作雒後人妄改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今本漢書丙午朏下太書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此十字本漢魏人注語王伯厚引尚書正義謂月采當作月令是也師古時誤爲正文而師古駁爲月采之說殆未可信

馬融注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玉裁按此周書七十一篇中月令也今缺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三日粤朏此亦周書月令文顧唐時尚存矣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維丙午𦞦未檢出何書此葢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𦞦朏從月出𦞦與出聲方言𦞦作也廣雅𦞦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𦞦孟康注有古文𦞦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

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

雒唐石經已下作洛今更正

卜宅厥既得卜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經營按此依

孔傳增吉字也不可從

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顧氏炎武曰唐石經攻誤公今按石經攻字尚存大半

不誤誤爲公者明嘉靖間王堯惠之補字耳金石文字

記中所按繆戾多有類此者盖其所據乃以堯惠字補

缺襞成之本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證既詳之矣

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禮天官序官注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

位于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釋文曰大音泰

按雒字之說禹貢既詳之矣此周禮注兩引尚書雒字

固古文尚書故皆作雒之大驗也或曰安知非後人改

洛爲雒耶荅之曰後人以其所知改所不知改雒爲洛

者多改洛爲雒則希有凡經傳中雒字皆魏以前之舊

也

若翌日乙卯

翌唐石經已下作翼今更正說詳金縢

周公朝至于雒則達觀于新邑營

達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達通也今文尚書達作通

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

說文五篇亏部曰粵亏也審愼之詞者此當作也从亏从宷从亏周書曰粵三日丁亥玉裁按宷卽審字粵上體從宷也凡尙書越字依許君所引則本作粵律厤志亦引作粵此丁亥乃丁巳之誤如引或舂誤作或簸引彀我誤作舞我之類也

用牲于郊牛二

白虎通說郊祀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漢書郊祀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白虎通社稷篇曰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足利古本拜上有敢字此依孔傳增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大雅思齊鄭箋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

烏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烏呼曷其柰何弗敬

柰何字本只借用李柰字俗製奈字而唐石經用之不可從也集韵十四太曰柰果也一曰那也絕無奈字據

漢隸字原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
已皆作柰
姚氏姬傳曰柰何二字兩見於左傳一則河魚腹疾柰
何一則遺啓疆曰不然柰何皆楚人語也周初召誥乃
有此二字恐是如何若何之誤玉裁謂如若柰一聲之
轉語稍有輕重耳不必疑周初無此二字也商書皆言
如台而唐書堯典早言如何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玉裁按瘝字宋俗蓋本作鰥而俗人因其訓病改作瘝
康誥召誥同也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邪

疏曰智藏𤔲在者周書召誥文似邢氏所據注倘未作㾓也今本爾雅注作㾓釋文𤔲字下云古顏反注㾓同考說文玉篇廣韵唐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錄𤔲字恐釋文本只是注同二字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亾出執烏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墜俗字也本作隊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書曰無遺耇老此引召誥也而

壽耇作耇老菸今文尙書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烏呼有王雖
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
說文三篇言部曰諴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諴于小
民玉裁按小徐本無能字大徐本宋刊李燾本集韵皆作
不能集韵刊本作丕能毛抄宋本作不能韵會用小徐本者也而作諴于
小民無丕字參錯不定
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玉裁按說文九篇石部曰碞䃆碞也从石品周書曰畏
于民碞讀與巖同攷山部有嵒字山巖也从山品讀若
吟此二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碞音

吟正謂嵒同喦也而二篇品部又有喦字多言也从品相連引春秋傳次于喦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喦迥別而王氏困學紀聞藝文志攷二書皆云說文顧畏于民喦多言也尼輒切全與說文不符不知厚齋何以蹖駁至此恐學者據以爲實故辨之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白虎通京師篇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論衡難歲篇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刻本作於非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按班固東都賦作卽土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日本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介作迩王裁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迩而譌介字之誤也迩古文邇見義雲章汗簡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誡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

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
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
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初
服厥命下少十四字蓋節引之烏呼作於戲與蔡邕石
經合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
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

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釋文曰讎字或作酬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

共衞包改作供陳鄂又改釋文詳見甘誓等篇